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十三
至十五

13
849
266



明 3
849
266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六十三

退迹

易小過曰飛鳥遺之音蓋處下安順之象也故賢者
審進退之理見禍福之兆委跡世紛脫身羈網耶染
指於五鼎遂追迹於冥鴻致命遂志高翔遠引宅卑
守約含華匿曠至有徵命屢至恩禮彌渥固以疾不

易其操在上者亦無以屈焉斯固視遠以見幾克已而適道達大雅明哲之訓契仲尼用舍之說退處于密高明令終者矣其或時邁太寧之運上有好賢之美乃復卷懷其道以見獨善亦異夫狎有道則穀之旨焉

范蠡大夫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者昔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

輕寶珠玉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蠡浮海出齊變姓名

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

漢張良高祖時封留侯性多疾卽導引不食穀

服辟穀藥

靜居行氣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

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

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

松子游耳

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穀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上恒山西王

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過之亦得仙俱去

乃學道欲輕舉

道謂仙道高祖

晏駕呂后德良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

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強聽食強聽其言而食也

陸賈惠帝時為太中大夫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

大臣及有口者有口謂辨言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以

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

千金分其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嘗乘安車駟馬從

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

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又改向一子處所死家得

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

過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為賓數擊鮮母

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久溷女為也

袁盎文帝時為楚相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

鬪鷄走狗

汲黯武帝時為右內史坐小法會赦免官於田園者

數年

張摯字長公釋之之子也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

當世故終身不仕

司馬相如為郎口吃而善著書嘗有消渴病與卓氏

婚饒於財故其事官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嘗稱

疾樹居不慕官爵

邴曼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朱雲元帝時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御史中
 丞陳咸上疏數毀毀顯雲坐與交結減死為城旦至
 成帝時上書願賜斬馬劍斷佞臣張禹頭自是之後
 不復仕嘗居鄆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
 焉時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
 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
 奇士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小生謂其新學後進宣不
 敢復言

後漢鄭敬光武時為汝南掾與功曹郭暉俱去官暉
 至在從政既乃喟然而嘆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

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
 而父老堯舜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
 謂來歸為松子赤松子也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
 學問之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吾老耄
 矣安得從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暉於是告別
 而去

周黨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
 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說文
綃也音消此字當作燥音此消反鄭玄注儀禮尚書
云如今著慘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額也

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

閔仲叔代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白以為弗及也堂見其舍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而投劾而去復徵博士不至

何寵為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
韋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取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

蘇竟為侍中病免以書曉延岑護軍鄧仲况及仲况謀主劉龔仲等遂降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遂卒于家

鄭興為蓮勺令在今下邳縣東北以免遂不復仕客授閔鄉

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

王良為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徵拜太中大夫遷大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謂思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

後連徵輒稱病光武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

王充會稽上虞人明帝時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章帝特詔公車徵以病不

鄭均章帝時公車徵再遷為尚書數納忠言帝敬重
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
冠

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
英問均所言賜以冠幘錢布

樂恢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為司
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
其行連辟之遂皆不應

韋豹安帝時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
謂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今歲垂盡當選御史
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豹曰犬馬齒衰膂力已劣仰

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瞖滯疾不堪久侍選薦之
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

楊倫陳留東昏人初為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
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
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安帝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
公車徵皆辭疾不就至陽嘉中補恒山王傅病不之
官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
事公車復徵遂遁不行卒於家

王輔字公助平陸人學公羊傳援神契嘗隱居野廬
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灾異甄吉

退迹
卷之八十一
三
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位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王厚學圖緯業安帝永初中爲中郎鄧太后問以圖
緯厚對不合免歸復習業健爲不應州郡三公之命
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
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厚
因稱疾求退帝許之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
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
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
崔瑗順帝時辟車騎將軍閭顯府顯誅被斥久之大
將軍梁商初開幕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爲貴戚吏不

遇被斥遂以病固辭

蘇章爲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
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

范冉冉或作丹陳畱外黃人恒帝時辟太尉府議者欲以

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

於市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爲司隸較尉以嚴厲爲名
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

延篤爲京兆尹以病免歸前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

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叔堅篤字有王佐之才

奈何屈千里之足乎今引進之篤聞乃為書止文德
曰大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菜觀
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
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
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
洋乎其盈耳也煥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
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
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
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髮已來為
人臣不陷為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

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

色愧如
白赧如

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
其生也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桓帝世為大司農以罪
論祐輸左較後得赦出復歷日卿輒以疾辭乞骸骨
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
皆屬意於祐以譖毀不用延篤贈之書曰昔太伯三
讓人無得而稱焉延陵高揖華夏仰風吾子懷蘧氏
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蔑三光
之明未暇以天下為事何其邵與

崔實桓帝時爲尚書實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

趙咨靈帝初爲博士會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氏爲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

任安廣漢綿竹人寃極圖籍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

吳孫靜堅之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百人爲保鄣及堅破周昕等靜有功表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身求爵鎮守

策從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

范平爲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後孫皓初謝病還家敦悅儒學及吳平晉太康中頗徵不起

晉任旭仕漢爲郎中固辭歸家桓帝永康初博求清節雋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辭疾不行

汜騰字無忌燉煌人惠帝時舉孝廉爲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闕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嘆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可以免散家財五十

萬以施宗族杜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月餘而卒

華譚廣陵人為元帝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太中正薦于寶范珽於朝乃上賤求退曰譚聞霸王遠聽以求才為務察屬量身以審已為分故疎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于木偃息文侯就式其間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闇於舉善狂寇未賓復乏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飡無勞食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板不聽

左思為祕書郎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思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罔命為記室督辭疾不就阮裕為尚書郎成帝咸和初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為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俗知不得已乃求為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為長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久之復徵散騎嘗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瑯琊王師經年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

承周閔奏裕及謝安達詔累載竝應存罪禁錮終身詔書貫之或問裕日子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聘能私計故耳

王羲之爲會稽內史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以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竝築屋東土與羲之同好後爲會稽內史去官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

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嘗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嘆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遂與東土大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土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

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口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嘗恐兒輩覺損其權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鄧情爲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那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築宅章安十計年間人事殆絕簡文帝輔政薦之徵爲太嘗問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爲輔國將軍會稽

內史

沈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

警內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仕進意謝病歸安固置不止乃謂警曰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所以懷德而至旣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耳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
宋徐廣以武帝永初元年任祕書監詔以廣學優行謹歷位恭肅可中散大夫廣上表曰臣年時衰耄朝敬永闕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京口戀舊懷遠每興感慕心息道玄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申殞沒無恨許之贈賜甚厚

謝靈運爲永嘉太守稱疾去職其父祖並塋始寧縣
並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
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爲娛有終
焉之志

張茂度爲義興太守解職還家後爲都官尚書加散
騎嘗侍固辭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
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爲居止優
游野澤如此者七年

傅隆字伯祚少孤又無近屬單貧有學行不好交遊
後爲會稽征虜府參軍家在上虞及東歸便有終焉

之志

王微琅琊臨沂人年十六州舉秀才起家司徒祭酒
轉主簿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錄右軍
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
擬南琅琊義興太守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
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蹇而已此
處朝野所共知忽騶騎見招華門閭里咸以爲祥怪
君多識前世之載籍天植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
不遇如燕石禿鷲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
雖至道鴻鬯或有激昂於天表必欲潛淵探寶傾海

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稜牛口之下賞劇孟於
博徒按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賤士上窮
範馳之御下書詭遇之能魚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
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
之未何爲劫勒通家疾疾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
國不亦益囂乎書云任官惟賢才而君擢士先瘵廢
芄芄械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違兄姊迄將十載姊時
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閤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
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此君日見表裏無假長日飛
耳也嘗謂生遭太公將卽華士之戮幸遇鮑叔必蒙

管仲之知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
孔明云來敏亂羣過於孔文舉况無古人之才槩敢
干周漢之嘗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
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
衛賜邪君欲高敷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搥提禮
樂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
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
如復託以貞素者又不宜居華畱名後世有玷風俗
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已勞則
商賈之事又建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者易擢貪者

易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
說於周季公孫辟毛髮之文莊生縱漭漭之極終不
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哈於蒿里汝頽
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必開風俗或從此而爽鬼
谷以揣情爲最難何思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
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洽累
紙本不營尚書苦瓜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
經周旋如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弔然生平之意自
於此都盡君平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
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
道僕妾皆將咲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
載知弟不詐諉耳

王敬弘以侍中退居文帝元嘉十二年徵爲太子少
傅敬弘詣京師上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爲太子少傅
承命振惶喜懼交悸臣抱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
恩猥復加寵榮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
居之今內外英秀應選者多且版築之下豈無高逸
而近私愚朽汚辱清朝詔不許表疏屢上終以不拜
東歸

南齊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爲中書舍人非

所好也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
顧歡勿聰敏及長篤志好舉年二十餘母亡廬于墓
次遂隱遁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嘗近百人太祖輔
政悅歡風教徵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
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臣聞舉綱提綱振裘持
綱領旣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領
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理
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矣天門武
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開
改憲大樹明德封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伏賢是靈

以窮谷愚夫取露偏管謹刪選老氏獻治綱一卷伏
願稽古百王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率土之
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覽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
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
紉幽深無求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旣遠見
尋求敢不盡言言旣盡矣請從此退

劉瓛在宋爲安成王撫軍行參軍以公事免太祖踐
阼召入華林園談語勅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
嘗到宮門帝欲用瓛爲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
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

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後授璫曰平生無榮
 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
 闕養重拜彭城郡丞謂司徒褚淵曰自省無廊廟之
 才所惟保彭城丞耳帝又以璫兼撫明觀祭酒除豫
 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璫終不就武帝永明初
 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徒記室璫與張融王思遠
 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
 思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
 及公事見免黜此皆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
 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

親老供養寡家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
 更自修正免勵於階級之次自見其縊縷或復賜以
 衣裳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及也一不復為
 安可重為哉昔人有以冠一冕不重加於首每謂此
 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者永
 瞻前良已在何若又上下年尊一不願居官次廢晨
 昏也先朝為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
 帖薄祿既習此歲久又齒張疾侵豈宜攝齊河間之
 德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為高
 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

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輳燕路慕君王之義驥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牧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旣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較尉竝不拜徐伯珍東陽人積學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鄉瑯王曇生吳郡張淹竝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

蕭惠基爲給事中其父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閒曠

之致惠基嘗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

王秀之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嘗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止足矣吳興郡隱業所在願爲之到郡治舊

山移置輜重

梁謝朓仕齊爲領中領新安王師未拜固求外出仍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受詔便述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參謀策朓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濬時爲吏部尚書朓至郡致濬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朓居郡每不治而嘗務聚斂衆頗譏

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詔徵爲侍中中書令遂抗表不應召遣諸子還京師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詔曰夫超然榮觀風流自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值故長揖楚相見稱南國高謝漢臣取貴良史新除侍中中書令肫蚤藉羽儀夙標清尚登朝樹績出守馳聲遂斂跡康衢拂衣林岵抱箕頽之餘芳其顛顛而無悶撫事懷人載留欽想宜加優禮用旌素槩可賜牀帳褥席俸以卿祿嘗出在所

陶季直好學淡榮利起家仕齊桂陽王國嘗侍郎北中郎鎮西行參軍並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爲游擊

將軍兼廷尉梁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陶弘景字通明齊高帝爲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武帝永明末脫朝冠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已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

到洽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清警有孝行謝眺文章盛

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眺後爲吏部洽自南徐州西曹去職眺欲薦之洽覩世亂深相拒絕除晉安王國左嘗侍不就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

劉俊爲荊州尹曹叅軍以疾去官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爲治中從事史遭母憂服闋爲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

劉慧斐起家安西城子法曹行叅軍嘗還都途經潯陽遊於廬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固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一園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
蕭眎素爲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惟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慎言榮利不闕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竝任性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室會徵爲中書侍郎遂辭不就因還山宅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

卒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陳虞荔仕梁爲中書舍人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
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叅軍舍人如故臺城陷逃
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陽侯授揚州
別駕並不就

馬樞博極經史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引爲學士
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以付樞
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
以巢絲爲柱結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東名實則
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

亦各從其好也然姬文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
規千載美之所不廢也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
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
焉之志文帝天嘉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
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爲
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厚辭意令使
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陽王
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妨靜默樞不得已
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
營茅茨而居焉

虞寄仕梁起家宣城王國左嘗侍大同中嘗驟雨殿
前徃徃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
兩頌嘗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
將何如擢用寄聞之嘆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
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
自娛後除國子博士頃之又表求解職歸鄉里文帝
復旨報答許其東還仍除東揚州別駕寄又以疾辭
宣帝卽位徵授揚州治中及尚書左丞並不就
阮卓除南海王諮議參軍以疾卒不之官居里舍改
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

後魏宋隱爲尚書左丞領選屢以老病乞骸骨道武
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旣葬被徵固辭以病而州郡
勸以期會隱乃棄妻子間行避焉後隱于長樂之經
縣數年而卒

李茂性謙慎以弟冲寵盛懼於盈滿遂託以老疾固
請遜位孝文不奪其志聽食大夫祿還私第因居定
州之中山自是優游里舍不入京師
裴安祖河東聞喜人弱冠州辟主簿後有人勸其入
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厯幾但京師遼遠實憚於
栖屑耳於是閒居養志不出城邑

庾導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初仕梁武爲右
中郎將助戍漢中及至雒陽環堵弊廬多與儁秀交
游積十餘歲殊無宦情孝明正光中乃除幽州左將
軍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東魏天下
中卒於青州

袁衍初仕南齊爲陰平太守以宣武景明二年歸國
授直通郎初仕衍欲辭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
乘昌運幸得奉盛化沐藉炎風冷佩唐德於生於運
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尚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形
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閒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

修生救疾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
踵輕舉髣髴高蹤誠希藥此沉痾全養稟氣耳若所
療微瘥庶偶影風雲咏歌至德荷衣葛履裁管已整
扶策納屣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欲
養痾中岳煉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之操
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旣志性難裁豈
容有抑便從來請
盧叔仁初舉秀才爲員外郎以親老辭歸就養景明
中初徵入雒授威遠將軍武貴中郎將非其好也尋
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嘗侍竝稱疾不朝乃出爲幽

州司馬又辭歸鄉里時咸稱其高尚焉
王椿正始初爲中散坐事免官椿僕千餘園宅華廣
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
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繇是孝明正光中元又將
營明堂辟雍欲徵椿爲將作大匠椿聞而以疾固辭
徐遵明華陰人講學於外二十餘年廣平王懷開而
徵焉至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明明昌末南渡河客於
任城以兗州有舊因徙居
崔元韶爲廷尉卿孝莊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
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述

遭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絕

崔孝直爲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爾朱兆入維孝
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宗人務行禮義後
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出帝太昌中又除衛尉軍光
祿大夫並辭不赴宗親勸孝直曰榮華人之所願何
故陸沉孝直不答
北齊李瓌初仕魏爲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稱老疾
不求仕齊受禪追瓌兼前將軍遵從於圖丘行禮瓌
意不願榮名兩朝雖以宿舊被徵過事卽絕朝請
元弼字輔宗魏司空暉之子性剛正有文學位中散

大夫以世適應襲先爵為季父尚書僕射麗因子氏
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
事託疾還私第宣武徵為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
以穴為室布衣蔬食
揚惜為通直散騎嘗侍惜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
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
盧叔武為賀拔勝荊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
奔梁叔武歸本縣築室臨陂優游自適文襄降辟書
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棊乘露車至鄴楊
愔往候之以為司徒諮議稱疾不受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為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
陽休之書曰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
在本縣之西界有鵬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
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
經始卽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
風草綠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浮煙共雲
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栢而惹菴時一褰裳涉澗
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特遊杳然不復
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
燕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恩聞鶴

嗔以動懷坐莊老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
身衣襁褓出執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
斯已適矣豈必撫塵而游哉而吾生旣繫名聲之韉
鑣就良工之割劂振珮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
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丘墳盡心力
於河漢摘藻期之鞶綉發議必在芳香茲自美耳吾
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
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
之士斯豈惡梁錦好疏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白
年耳令弟官位旣達聲華已遠象繇齒斃膏用明煎

覽老氏谷神之談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
解珮抽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掛巾
垂枝攜酒登嘯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欵訪丹法語
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
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隋桓翊初爲魏孝明帝挽郎其後司州牧城陽王元
徵以翊爲從事非其好也尋謝病客遊三輔
李德林北齊天保末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掾殿中將
軍旣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
還鄉闔門守道

柳靖仕周爲河南廣德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靖愛閒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志文帝踐極特詔徵之以疾固辭優遊不仕閉門自守所樂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
王貞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畧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

唐馬嘉運貞觀初徵爲越王東閣祭酒頃之自免居于白鹿山四方受業者嘗數千百人

王友貞爲長水令後罷歸田里中宗在春官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拜太子舍人仍令有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詔時致珍饈給全祿終身
李守節蘇州吳人也師事同郡張嘉會少習詩禮尤精史記年六十不求仕優游丘園天寶初以高道徵拜東宮率府長史兼諸王侍讀稍遷至太子右諭德其性簡素雖恩遇志意不易於衡泌之下旣辭闕庭便謝朝舊不言發期潛遁而去朝廷故友追送靡及莫不嗟嘆焉

權皋玄宗時爲監察御史丁憂因家洪州浙西節度

使顏真卿表為行軍司馬詔徵為起居舍人又以疾
 辭嘗曰本自今吾志此豈受賞之名邪李季卿為江
 淮黜陟使奏臯節行改著作郎不起
 孔述睿隱於嵩陽好學不倦代宗廣德大曆中轉運
 劉晏聯表薦述睿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繇是累授
 協律郎太嘗博士起居舍人司勳員外郎加史館修
 撰述睿唯再至朝廷謝恩旬日復固辭疾歸還林壑
 却高卿為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為元載所忌高卿遂
 以疾辭以前中書舍人居東維凡十年自號伊川田
 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

司空圖為中書舍人以疾辭且欲於近縣將息待愈
 再赴朝闕昭宗知其勇退從之其後除諫議戶部侍
 郎皆不起自號知非子時人高之竟善終于中條山
 後唐崔貽孫以監察昇朝歷清資美職及為省郎使
 于江南廻以橐裝營別墅於漢上之穀城退居自奉
 清江之上綠竹亘野狹徑深密維舟曲岸人莫造焉
 時人甚高之
 李保殷同光初擢授殿中監保殷素有明閑法律之
 譽拜大理卿未滿秩屢為人所制曰人之多辟無自
 立辟謝病以歸卒於雒陽思順里

晉伊玉羽為光祿少卿蒲歲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
自樂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 叅閱

西極文翔鳳 訂正

豫章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六十四

讓

周禮大司徒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故先王之訓也
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朝廷之位
讓而就賤若太伯伯夷之倫仲尼曰可謂至德又曰
古之賢人此其大者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也其餘官

秩之命封爵之拜或推之於賢者或移之於所親或
堅辭不當或固與乃受皆可以崇廉耻之道激趨競
之俗垂於方策為之大訓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者斯之謂也

吳太伯

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

太伯弟仲雍皆太王之子而

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
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
不可用以避季歷果立是為王季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
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

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鮑叔牙齊人也桓公使為宰鮑叔駢曰臣君之庸臣
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饑則是君之賜也若
必治國家則非臣之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
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
不如也秉柄也柄所以操作事國秉者賞罰又繩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
不如也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抱立于
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抱擊鼓推夫管子民之父
母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
陳完字敬仲陳公子也齊侯欲使為卿駢曰羈旅之

臣賜奇也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宥赦也赦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弛去也君之惠也所獲多矣

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以死自誓使為工正

宋公子日夷宋桓公子也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

自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自夷茲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

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

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子良鄭穆公庶子也公子宋子公也與子家公子歸也弑

靈公靈公穆公子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

子良名也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

趙衰晉大夫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晉臣多

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

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郊穀卒先軫代之晉臣佐下

軍

公子臧胄宣公之子也宣公卒兄負芻殺太子而自

立諸侯討而執之歸請京師諸將兄子臧於王而立

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禮命不拘嘗次守

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若妄動為君非吾節不能聖敢失守乎

遂逃奔宋

句須魯施氏之家臣也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

臣施氏卜宰句瀕吉卜立家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句瀕邑使為宰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子叔聲伯魯大夫宣公弟叔勝之子公孫嬰齊也初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諧文子於晉晉人執之卻犢之妻聲伯外妹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卻犢欲予之邑弗受歸鮑國謂之曰子何以辭若成叔之邑信讓耶抑知其不可耶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若成家欲任兩國無大德其不在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

昔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八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嘗立矣

吳季札吳子乘之子也乘卒長子諸樊立既除喪將

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人

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

去之遂弗為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

於子臧以無失節故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

之

原季晉大夫文公使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

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三德謂勸文公納襄王以示民義伐原以

示信大蒐以示民禮也偃狐偃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

其齒又長毛偃之兄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

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

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伐功善君有賞能其

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儉箕鄭晉嬰

先都在倫出也三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

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術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

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晉

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韓獻子為晉上卿告老公疾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

八年為公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

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露之濡也義取非禮不可矣也又曰弗躬弗視庶民

弗信詩小雅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

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起與田蘇游而

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即也景大也是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

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恤民為德靖共其位所以恤民正直為正正

心正曲為直正人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若備乃為仁如是則神

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寅戌使宣子

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士句晉大夫襄公十三年荀瑩士魴卒晉侯蒐于綿

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眾共使士句將中軍辭曰

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

韓厥老知瑩代將中軍士句佐之句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已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

荀偃將中軍代荀瑩士句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

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

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起四等代荀偃

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起

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位皆在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

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

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立也范宣子讓其下

皆讓欒黶為次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

也夫下吉王曰然則欒黶亦如故

張老晉大夫悼公使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

志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疾於刑

其學不廢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不平且鷄丘之

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公子啟楚昭王兄也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

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

亦若退還亦是敗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

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

子西結子期啟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王攻大冥

卒於城父大冥陳地子闔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

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君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

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

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

公子郢衛靈公子也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子南子郢也僕

也御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崩曠奔無太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

日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

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祗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內外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為辱公

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

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死為

正且亡人之子輒在輒黷曠之子出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

齊淳于髡齊王欲以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

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

漢張良初以成信侯從漢王漢王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王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是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

韋玄成宣帝時為大河都尉今東平郡本為齊東郡後王國除入河郡玄

成兄弘為太嘗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

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勅令自免恐其有罪見黜妨為繼嗣故令以疾去官

也弘懷謙不去官謂若欲代父為侯故避謙不肯也以賢病篤弘竟

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志恨

不肯言於是賢門生博士義債等與宗家計議博士姓義

名債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太行為文書於大行

以言其事也以太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

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

便利妄笑語昏辭便利大便小便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

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

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御

史乃與玄成書即案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

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為狂癡光

曜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

為宰相執事也 過謬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

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

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

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

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

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

張延壽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畱別邑在魏郡租

人歲千餘萬延壽身自以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

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

誠天子以為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

租稅減半

後漢朱鮪為更始太司馬更始封為膠東王鮪辭曰

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太司馬

郭丹更始二年為諫議大夫更始敗歸鄉太守杜詩

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嘆曰昔明

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

編署黃堂以為後法黃堂太守之廳事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也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

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

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

共推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今統
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為
河西大將軍

桓榮為議郎建武中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
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臯弘
帝曰俞往女諧

桓郁榮子也以父任為郎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
兄子况明帝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

王閔樂浪郡人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
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

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閔與郡功曹史楊邑等殺王

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閔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

杜詩為南陽太守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

降避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

修文羣帥反旅反旅謂班師也海內協和萬世蒙福天下幸

甚唯匈奴未譬一猶曉也聖德威武二垂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

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

得辭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

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與一

休足於內郡休足止行役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

以為師克在和不在眾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

用之泄猶離也昔湯武善御眾故無忿鷙之師鷙擊也無忿怒而擊

也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言其和

如鳧之戲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

士卒之復復謂復寬也比於宿衛則戎士自伯士卒得比於即則人

百其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

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

以候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

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東不辭其勞則烽

火精明守城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

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

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

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

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

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

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

補益復受大位雖折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帝惜其能遂不許之

范升字辨卿伐郡人也建武二年為議郎遷博士上

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羗俱修梁丘易

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羗俱修梁丘易

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羗俱修梁丘易

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羗俱修梁丘易

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羞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為人師推博士以避恭羞帝不許然繇是重之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光武時為中郎將詔以經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經功不敢受爵帝曰先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鴻父繼建武中為河南太

守以功封陵陽侯初繼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儻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繼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練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吟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其自放棄遠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後同學鮑駿責以大義乃還就國

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耶中興初以功封鄆侯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弟荆

鳳明帝高其節下詔許焉後終於太傅錄尚書事
 劉愷字伯豫愷父般為宗正封居巢侯卒愷當襲爵
 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絕愷國章
 帝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年至永元十
 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言之詔特聽焉後為
 太尉武脈並不佩
 李郃為司徒時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陶範等謀立
 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故郃功不顯明年策免將作大
 匠翟酺上郃潛圖太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
 封郃汝都侯辭讓不受

徐衡父防封龐鄉侯卒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
 不得已出就爵
 郭賀太傅飾之子也鎡封定賴侯及卒賀以長子當
 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
 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至廷尉
 陳重子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
 學曾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
 後十餘通記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
 後俱拜尚書郎義坐事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
 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
 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日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耿國牟平侯况子也建武中為駙馬都尉父况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爵少子霸固自陳讓詔許焉桓焉為太嘗順帝為皇太子被廢焉與太僕來歷諫之不能得後順帝即位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

楊賜為太尉免後桓帝得賜所上張角奏

賜初為司徒上言張

角滋暴攻劫州縣簡別流民以孤其勢事留中

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詔封

臨晉侯邑千五百戶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歡復封寬及濟子

魏王修北海營陵人也初平中北海孔融召為主簿

舉孝廉修讓邴原融不聽

融集有融答修教曰原之賢也吾知之以昔高陽氏

有才十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修重辭融答曰掾清身潔已歷世艱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先爾于王廷其可辭乎時天下亂

遂不行後為太嘗

蔡邕陳留外黃人也同郡申屠蟠有節行邕深重之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

崔琰清河東武城人也初爲武帝東曹掾記讓曰徵士邴原讓即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吳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張昭進之於太帝帝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曾肅卒帝以峻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爲峻喜峻前後固辭曰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主發言慷慨至于流涕帝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

陳表字文興武之庶子也爲偏將軍從擊合肥戰死

後追錄功臣封表兄修爲都亭侯修卒乃封表爲都亭侯以繼舊表皆陳讓乞以傳修子延大帝不許

晉荀崧爲尚書右僕射從弟旭早亡二息序厥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共子太尉臨淮荀顛國嗣廢絕朝廷以崧近屬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

衛瓘爲征北大將軍以功封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亡子密受封爲亭侯瓘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

裴頡爲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其兄子儆爲白衣領

論述世勲賜爵高陽亭侯楊駿之誅也以功當封武
昌侯願請以封憬帝竟封願次子該願苦陳憬本承
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
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願後為侍中遷
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受一職未嘗不殷勤
固讓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為言覽之者莫
不寒心

馮恢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儻之恢父終
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
願乘吳郡吳人為鄱陽太守王敦構逆欲以為吳興

內史衆固辭舉吏部郎桓彝亦讓衆事並不行

熊遠字孝文有志尚縣召為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
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繇是辟為文學掾遠曰辭大
不辭小也固請留縣

前燕陽鶩仕慕容暉為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嘗林徐
邈先代名臣猶以跽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
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暉優答不許
前秦王猛仕苻堅為冀州牧堅召猛為丞相猛至長
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後為尚
書令轉司徒錄尚書事猛辭以無功不拜其後數年

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
稱不才官非則曠鄭氏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
替身亡斯則成敗之殷監爲臣之炯戒竊惟隕宰崇
重叅路天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爲
公貽笑孫后千秋以一言致相何奴叨之臣何庸稍
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鄰遠實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
馭顏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
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知
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
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

宋蔡景玄與宗子也與宗薨遺令薄塋奏還奉爵追
贈後授景玄固辭不受文奏還封表疏千餘上見許
詔曰景玄表如此故散騎嘗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興宗忠格立朝謀猷
宜著往屬時難黜亮帷幄錫珪分壤實允通誥而懇
誠慊訢備彰存沒廉槩素情有絜聲軌景玄固陳先
志良以惻然雖爨典宜全而哀款難奪可特申不瞑
之請永矜克讓之風

孔顛會稽山陰人初爲衡陽王義季安西主簿領南
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日記室之局實惟華

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顓遂業之舉無聞於鄉
部情遊之貶有編於疲農直山淵藏引用不遺棄故
得抃風撫潤憑附彌年今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學
優文富猶尚斯難况顓能薄質魯亦何容易顓聞居
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顓
雖不敏嘗服斯言今寵藉惟舊舉非尚德恐無以提
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伏願皇天明炤其心乞改今
局授以閒曹則鳧鶴從方所憂去矣又曰夫以記室
之要且湏通才敏思加性情倫密者顓學不綜實性
又疏情何可以屬之祕記秉筆文閨假吹之尤方所

非濫顓少淪嘗簡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
實有螢燭增暉光景固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
敢自求從容保其淡逸伏願矜其曾拙業之有地則
曲成厚施終始優渥義季不能奪遂得免
南齊吳達之義興人也少有義行爲鄉里所稱郡命
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爲族弟弟亦不受
田遂閒廢建元二年詔表門閭
褚賁淵之長子也建元初爲侍中淵卒上表稱疾讓
封與弟綦永明八年綦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
還賁子霽詔許之

梁陽公則爲中護軍寧都侯公則卒子暉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勲臣特詔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

後魏李承字伯業鎮國大將軍煥煌公寶之子也太武時爲爵始臧侯寶卒承應傳先封以自有爵乃讓弟茂時論多之文成時爲龍讓將軍滎陽太守卒

裴詢爲散騎嘗侍時大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爲之詢族叔昞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

封萬護父勅文爲鎮西將軍賜爵天水公獻文天安元年五月卒萬護以長子讓爵於弟翰於時讓者唯

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與朝廷義而許之

王肅爲輔國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

崔光韶初

朝請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侔侍相

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爲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唐朝耻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武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嘗侍

崔光爲侍中領著作與李彪共撰國書光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其子勵除祕書郎中以父光爲著作固辭不拜

路侍慶陽平清淵人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爲鄉間所稱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侍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

盧同爲撫軍將軍兄綉少多大言嘗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爲都水使者同啟求廻身二階以加珍遂除征安州刺史論者稱之

竇瑗字世珍遼西雒陽人也爲爾朱榮北道大行臺左丞從榮東討葛榮事平封容城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後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嘗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書男轉授之叔珍繇是位至太山太

李諡相州刺史晏世之少子好學博通諸經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

盧道將字祖應祕書監淵之長子淵卒襲父爵固安伯而讓其第八弟道舒有司奏聞詔曰長嫡承重禮之大經何得輒授也而道將引清河國王嘗侍韓子

熙讓弟仲穆魯陽男之列尚書李平重申奏詔乃聽後為燕郡太守司徒司馬

韓子熙麒麟之子為清河王懌郎中令初麒麟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讓弟仲穆

北齊段韶為武衛將軍封下維縣男後以恩賜父榮始臧縣侯其下維縣男啟讓繼母弟寧安文宣受禪別封霸城縣侯韶讓其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司馬子如為太尉兄子膺之自尚書郎歷中書黃門郎子如別封涇昌縣公廼授膺之

封隆之為儀同三司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

李元忠為太嘗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

後周楊寬事魏為華州別駕孝莊反正拜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孝武未請以澄城縣伯讓兄穆詔許之

陸通吳郡人也父政為文帝行臺左丞原州長史封爵中都縣伯通以軍功又別封都昌伯及政卒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弟逞襲之

隋乞伏慧馬邑鮮卑人也爲大將軍豫平尉遲迥功
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邑二千戶賚物二千二百
段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

楊文思父寬開皇初爲左光祿大夫封正平郡公文
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唐徐世勣父盍爲上柱國舒國公詔宜封濟陰郡王
食邑五千戶盍後竟辭王爵許之

劉審禮刑部尚書彭城郡公德滅之子貞觀中爲左
驍衛郎將丁父憂服闋當襲爵累表讓弟朝議不許
許誠或當襲爵讓弟誠言誠言國辭竟封誠或制且

鴻臚少卿許誠或門襲建侯地應立長而業存友愛
嘗推邑以成名弟且能賢復讓封於義嗣是彰德舉
足附前徽宜取正於承家俾有明於合禮可封鹽山
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泉獻誠高麗人也則天天授元年遷左衛大將軍時
內出金銀寶物令宰相於南北衙文武官內擇能射
者五人共賭之內史張光輔先讓獻誠爲第一獻誠
復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咄摩之摩之又讓獻誠既
而獻誠奏曰陛下今簡能射五人所得者多非漢官
也臣恐自此後無漢官功射之名伏望停寢此射則

天嘉而從之

孔戢字方舉父岑著作郎屬季父巢父死難德宗憫
 悼加等俾與子姪一人官因授戢修武尉戢以長兄
 未仕固乞迴授後終京兆尹
 梁張佶不知何郡人也唐乾寧初劉建峯據湖南獨
 邵州不賓命都將馬殷討之碁歲未尅而建峯為部
 下所殺軍亂隣寇且至是時佶為行軍司馬屬潭人
 謀帥曰張行軍即所奉也佶不得已而視事旬日之
 間威聲大振寇亦解去乃謂將吏曰佶才能不如馬
 公况明庭重藩非其人不可因以牘召殷殷亦不疑

稟命而至佶受拜謁禮畢命升階讓殷為帥佶即趨
 下率衆拊賀乃自請率師代殷攻邵州下之復為行
 軍司馬垂二十年

總錄部 六十五

誠感

誠感

禮曰至誠如神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見矣蓋夫鍾最靈之質陶中和之氣精懇內激冥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像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六十五

誠感

陰德

誠感

禮曰至誠如神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蓋夫鍾最靈之質陶中和之氣精懇內激冥期潛會乃至湍流自却金石為開集天澤於旱暵燭異

光於幽晦神交於夢寐德柔於猛鷲殊類擾狎奇微
協應以至嶽靈通感海神助順品物效止纍囚不欺
斯固繇衷以發寂然而通以至情而格于神明君子
之爲貴者也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
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跡

漢李廣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
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位至前將軍

王尊成帝時爲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
金隄老弱奔走恐水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

劾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
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
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
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
後漢許楊汝南人太守鄧晨署楊都水掾使復立鴻
郤陂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
遂共譖楊受取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
恐遽自晨驚曰晨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
其效乎卽夜行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
照之時人異焉

陳弇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嘗有黃雀飛來隨弇翔

翔
諒輔廣漢人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天旱太守自出祈
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轉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
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
意至今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
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爲民祈福精誠懇到未
有感激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
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以自環構火其傍將自焚焉
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頃臯澍雨一郡沾潤世以

此稱其至誠

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爲友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
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
塋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嘆
泣下具告太守謂徃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
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塋日馳徃赴之式未
及到而喪已發引旣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
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
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必是范巨卿旣至叩喪言曰
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塋者千人咸爲揮

涕式自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後位至廬江太守
魏管寧北海人避難至于遼東所居左右無鬪訟之
聲禮讓移於海表文帝卽位徵寧將家屬浮海還郡
寧之還也在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
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火光輒趨之得
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祐
也後復以安車徵之會寧卒
朱冲南安人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
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
爲害卒以壽終

晉嵇康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
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
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志趣非嘗而輒
不遇命也其誠心所感每遇幽異如此坐至中散大
夫
徐苗有志行嘗宿亭舍有神告亭壞遽出得免苗雖
徵辟皆不就
東晉陽平元城人太康中郡界大旱晉爲邑人請雨
三日而雨注衆謂晉誠感爲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
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

束長生暫官至尙書郎

陸機吳郡人有駿犬名曰黃耳機在維謂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齋書取消息不大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維其後因以爲嘗後河間王顥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

董景道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雒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以壽終

顏含二親旣終兩兄旣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

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履束帶醫人疏方應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絲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蚺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卽愈絲是著名爲光祿勳致仕卒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移棺綿斷火將至而滅食以爲淳誠所感也

郭文隱居餘杭大壁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鄣時猛獸爲暴人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嘗著鹿裘葛巾不飲酒

食肉區種菽麥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橫骨
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且致一鹿於其室前

羅含爲嘗侍侍中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
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

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理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
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
奔楊佺期佺期以爲雒陽令

宋謝述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
還都行至西塞值暴風純喪舫漂流不知所在述尋
小船尋求之經純妻庾舫遇庾遣人謂述曰喪舫存

沒已應有在風波如此豈可小船所冒小郎去必無
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泣答曰若安全至岸當湏營
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
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也
高祖聞而嘉之述後位至吳興太守
南齊江泌性行仁義衣弊蝨饑死乃復取置衣中數
日間終身無復蝨後武帝以爲南康王侍讀卒
顧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
食事黃老道解陰陽書詔以太學博士徵之不就
謝昌寓陳郡人也爲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

昌寓疾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
虞原爲晉平太守郡舊出蝮蛇膽可爲藥有餉愿蛇
者愿不忍殺放於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
送四十里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送乃不復歸論
者以爲人心所致也

盧度始興人有道述少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
淮水不得度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
頃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免復隱居西昌三顧山鳥
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
前有池養魚魚次第來取食乃去永明末以壽終

何點盧江瀋人也累徵不就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
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
貌非嘗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
德所感

何胤居虎丘西寺講論經義嘗禁殺有虞人逐鹿鹿
往來趨何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
狎如家禽焉後詔徵爲侍中不就卒

韋昂初爲梁邵陵王正簡侯景之亂昂兄昂卒於京
城昂負尸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昂哀憤慟哭
忽見江中物流至竊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

發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

陳王固爲梁元帝相國戶曹屬掌管記聘于西魏固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於固前跪拜

後周王思政初爲太祖丞相中軍大將軍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樗蒲取之物旣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卽與之羣公將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歛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明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卽

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卽拔佩刀橫於膝上覽樗蒲拊髀擲之比太祖止之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後太祖倚待更深轉驃騎將軍李遠爲都督嘗較獵於莎柵見石爲藜薄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年六歲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卽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

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知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街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隋王伽河間章武人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無雅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竝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旣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

京師總集能不違期否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擢伽爲雍令

郭儁字弘文太原文水人家門雍穆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高祖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持書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

唐裴寂字玄真年十四州補主簿隋開皇中爲左親衛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詣京師嘗至華岳因祭神而祝曰裴玄真窮困至此敢修誠謁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鄉年四十以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

唐臨爲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今因請假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期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名

王隴德本馮胡王藏仁之蒼頭也藏仁父母先沒未獲合葬旣而從役物故其妻孀居旁無親屬隴德遂致其屍并其父母而葬之因廬其墓以負土成墳每有雉悲鳴於墳上焉太宗幸長春宮記表其閭

王義方坐與張亮交遊貶授儋州吉安丞行至南海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義在明德乃酌水而祭爲文曰思帝鄉而北顧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愆諸已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吳覆舟如因忠獲戾以孝見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靈應如響無作神羞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旣而開霽南渡數歲改授

洹水丞

歸崇敬大曆中爲倉部郎中充冊立新羅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避禍崇敬曰舟人凡數百我何獨濟遂巡波濤稍息竟免爲害

李康威少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以飲博爲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遊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度分則獲一犬魚俄有餌釣者隨守持之得鯉魚長三尺餘人甚異焉後果鎮幽州

後唐內臣張承業爲監軍夾城之役遣承業求援於鳳翔時河中阻絕自離石渡河春水方泮凌澌奔蹙艤舟不得渡因禱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水無患旣寤津吏報曰河水合矣凌晨躡水而濟旋踵水解

周徐台符晉末爲翰林學士契丹之陷中原也台符從虜帳北至於薊門及戎人內潰乃竄身南歸初台符所乘馬性好嘶鳴及自虜中廻嘗露宿於草中雖胡騎連羣經其左右而台符馬若箝其口然及行至漢地卽嘶鳴如故時人以爲積善之所感也

段希堯初任晉為右諫議大夫使于吳越及乘舟汎海風濤暴越檝師僕從皆相顧失色希堯謂左右曰吾平生履行不欺暗室昭昭天鑒豈無祐乎汝等但以吾為託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乃獲利涉

陰德

夫明晦之際雖則有殊而善惡之報誠亦無惑是以為善則錫之福而昌厥世為惡則降之咎而殛其身蓋如影響之相須符契之胥合者也若乃濟危難恤羈孤慎罰緩死以存乎性命危言切諫以申乎幽寃殆及髀齒之類鳥獸之徵莫不形惻隱之心成全活

之惠故能恩洽於物慶流於家成必大之徵享無疆之祐貽孫翼子乃公乃侯足以見天道不之誣人心之可復者爾

魏顥父武子為晉大夫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顥曰

必嫁是疾病疾甚曰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顥嫁之曰疾

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顥見老人結草以

亢杜回亢禦也杜回秦之力土杜回躡而顥故獲之夜夢之曰

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韓厥晉人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

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

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孫叔敖楚人初為兒出遊歸遂憂而不食其母問其
故泣而對曰吾聞見兩頭蛇必死吾恐人又見之殺
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
之以福果不死矣

漢丙吉字少卿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
詔治巫蠱郡邸獄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

長楊五柞宮 長楊五柞宮並在盤
屋往來二宮之間 望氣者言長安獄

中有天子氣於是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
疏錄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

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

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

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

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也 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
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

于獄者既囚吉得生而
赦者之恩遂及四海也 及曾孫立是為宣帝吉為人

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 遭遇謂
升大位

也故朝廷莫能明功也後帝知吉有厚恩封吉為博

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帝將使人加紼而

封之及其生存也 紼繫印
之系也 帝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

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

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疾也後病果愈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

于定國父于公

史失其名

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

閭門里門

也

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車我治獄多

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

王翁孺為綉衣御史逐捕羣盜及吏畏懦逗留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以奉使不稱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其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後漢何敞六世祖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

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

一云比干武帝時為廷尉與張

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為丹陽都

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武帝征和三年三月辛

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

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

雨甚而衣履不濡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

陰德今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策符狀

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

者當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男六又生三子宣帝

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臣欽若等曰案後漢書比干生

蜀郡太守壽壽生京輔都尉顯顯生光祿大夫

鄆鄆生濟南太守寵寵生五官中郎將敞也

鄧禹為太傅嘗嘆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

其後代必有興者禹子陔又言嘗聞活人者子孫有

封兄訓為使者修石白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

必蒙福臣欽若等曰按後漢書訓子騰性弘

間皆封萬戶侯訓女即和熹皇后也

虞詡陳國武平人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按法平允務

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嘗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子

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

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

字詡曰升卿詡後為司隸較尉尚書僕射

梁商曾祖父統更始二年為中郎將安集涼州商女

即順烈皇后也后少善女工好讀書史商深異之竊

謂諸弟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所活者不可勝數雖大

位不究而積德為報若慶流子孫者儻與此女乎

袁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朝為楚郡太守治楚

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為名臣章

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弟敞為司徒京子陽為

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成弟逢逢弟

隗皆為公命黃其百封曰

楊震華陰人父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

為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為嘍蟻所困實取之以歸置
 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
 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
 成濟以白環四枚為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如
 此環矣臣欽若等曰按後漢書震興子兼曾孫彪俱為太尉孫賜為司徒

王忱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見一書生疾困
 愍而視之書生為忱曰我當到雒陽而被病命在須
 臾署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
 姓名而命絕忱即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
 下久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

有馬馳入亭中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忱前即
 言之於縣縣以歸忱忱後乘馬到譙縣馬遂奔走牽
 忱入宅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問忱所繇得馬
 忱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
 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忱自念有葬書
 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
 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
 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忱悉以被
 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忱忱辭讓而去時彥父為
 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忱休息自迎彥喪餘金具存

忱錄是顯名

晉孔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毛寶初在昌武軍人有如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於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莖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自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荆

州
後魏高允爲中書侍郎轉令監評刑三十餘載中外稱平以孝文太和十一年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尤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嘗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循往脈視之告以無恙循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

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醯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尺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

唐徐有功則天時爲司刑丞酷吏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等構陷無辜皆抵極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累遷司刑少卿以諫奏在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繇是少衰時人比漢之干張焉先是潤州刺史竇孝謀妾龐氏爲奴所誣

當坐斬有功明其無罪於是龐氏減死有功至則天長安中卒玄宗踐祚孝謀子希城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于倫以報舊恩倫繇是自太子司議郎遷恭陵令

陸元方則天時爲宰相臨終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元方子象先爲玄宗宰相景倩爲監察御史景融爲工部尚書景獻爲屯田員外郎景胤爲庫部郎中皆有美譽

裴度爲東都留守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興等被誅其親屬門人從坐者數十百人

下獄訊劾欲加流竄度上疏理之全活者數十家

册府元龜

